



李文珊 著

难忘西藏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

难 忘 西 藏

李文珊 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张慧霞

封面设计:丹 朗

难忘西藏

李文珊 著

*
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西藏人民出版社微机室排版

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.25 字数:222千

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1—3,000

ISBN7—223—01291 —9

Z·83 定价:15.00元

说不完的故事

——代序言

在西藏工作时，我喜欢给人讲故事，也喜欢听别人给我讲故事。下面讲到的这篇“丹增当居的故事”，就是1976年我在隆子县列麦乡搞调查研究时听来的，因为它内涵丰富、深刻、有趣，所以弥久不忘。

苏班西里河的两岸，是雄伟的喜马拉雅排峰，就在这千沟万壑、崇山峻岭之间，有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叫“卫杰隆子”，意为西藏复兴基地，历来被称为全藏第一大宗^①。吐蕃王朝时期，这里出生过“聪明多智”的大臣禄东赞，曾代表吐蕃赞普^②松赞干布赴大唐京城长安迎娶文成公主，五次考试，五次成功。另一个显赫人物叫吞米·桑布扎，藏文的创制者，被誉为推动西藏历史前进的“七大贤人”之一，他的出生地也在隆子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这里又涌现出仁增旺杰等著名的劳动模范……可是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一个普通的喇嘛，名不见经传的丹增当居，居然也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人物。

那是五十多年前的1945年末，西藏地方政府组建代表团赴南京祝贺抗日战争胜利，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四品僧官仔仲土登次仁，需要增加一名贴身佣人。作为乌拉差役，这份差事辗转落到了隆子县列麦乡桑钦寺，又落到了寺庙专管行政事务的涅藏丹增当居头

① 宗：类似县。

② 赞普：藏王。

上。当时丹增当居二十多岁光景，伶牙俐齿，能写会算，心想到国都去风光风光，也是一种造化，便愉快地接受了。在南京他左右逢源，八面玲珑，很快站稳了脚根，不久又被西藏驻南京办事处留下当了办事处的佣人。

这一步对丹增当居来说极端重要，从此他平步青云，飞黄腾达，出人意料地当上伪国大代表、中央立法委员；这件事，就连他本人也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。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1946年10月11日，国民党军队侵占我解放区最大的城市张家口以后，蒋介石被“胜利”冲昏了头脑，竟在当日下午下令召集违背政协决议的独裁的伪国民大会，发布总动员令，消灭共产党、解放军。开“国大”是件很隆重的事，没有西藏代表参加成何体统？！经三番五次发电催促，远在万里之外，遥隔千山万水的西藏代表们就是不愿意到会。于是，没有办法的办法创造出来了，“国大代表”的帽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戴在正在南京的佣人丹增当居头上。

会议期间，丹增当居先后两次被蒋介石亲切接见，还被“选举”为中央立法委员。但好景不长，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，百万雄师横渡长江，蒋家王朝如鸟兽散，丹增当居等执意要返回西藏时，摇摇欲坠的南京政府还指示他们将西藏办事处设在印度加尔各答。除此之外，还给他们布置了些什么任务却始终是一个谜。多少年来丹增当居一直钻在隆子这个山沟里，默默无闻。

1959年藏历2月12日傍晚，隆子县列麦岗上扬起了浓浊的黄土，20多匹骡马组成的一支队伍，向一个叫做“雪觉沃玛”的领主庄园行进。领头的是位雍容华贵但略显憔悴和狼狈的老夫人，跟随其后的是精悍的藏兵卫队和一批身披黄袍马褂的官吏。

“欢迎老夫人驾光临。”雪觉沃玛庄园的根保^①扎西顿珠事先得到通知，他早早地跪在路旁，双手高举洁白的哈达，表示迎迓。

^① 根保：类似保长。

庄园里的几个小头人也跪在路旁，并不住地磕头。他们偷眼看到，来的果然是“神王”达赖喇嘛的母亲尧西达孜，心中难免犯起嘀咕：这里是十四辈达赖喇嘛的领地，他们何时光临，都会蓬荜增辉，但如今拉萨已兵荒马乱，山雨欲来，这时间出巡到这里意欲何为，令人费解。

“都起来吧！”老夫人有些不耐烦，她接着说，“别喊叫了，快走，我们是逃跑出来的。”机灵的根保用眼一瞥，可不，二十多匹坐骑十之八九连马鞍子都没有顾上备。

晚上根保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：青稞酒、手抓羊肉、炒洋芋丝、大米饭和白面猫耳朵。酒足饭饱之后，老夫人非常伤感地说：“如今，我们都成了乞丐，你们有什么好东西、好宝物、好吃食尽量贡献出来吧，我和达赖喇嘛是不会忘记你们的。”说完，让大家回去准备，这时又极其机密地对根保说：“你去桑钦寺把丹增当居叫来，我有话给他。”

第二天天不明，老夫人这一伙便沿着苏班西里河急流直下，而这一天又正是达赖喇嘛在隆子宣布西藏“独立”的日子。在一座寺庙中，他举行了一个很不体面的会议，到会人稀稀拉拉。他发表的“宣言”只有几句话，也是个急就章。草草收场后，翻鞍上马，一溜烟奔向国境线，同老夫人一行汇合去了。

这件事假定可以称为“炒作”的话，那么“神王”母亲的“巡幸”却大大提高了丹增当居的知名度，使这个生活在深山偏远隆子县、原本无名的人，一下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。人们说：丹增当居在南京用的汉名叫“邓奎”，还请段专员、李白珍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，可威风了！人们说：丹增当居在南京学会很多汉语，如今当个三等通司^①什么的也完全可以称职……

1959年3月下旬，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广大藏族人民并肩战

^① 通司：翻译。

斗，迅速平息了拉萨反革命武装叛乱，接着人民解放军又越过雅鲁藏布江，挥师南下，进剿逃窜的残匪，他们打到山南，打到隆子，打到列麦，整日和藏族群众接触，但指战员们不懂藏语，藏族群众不懂汉话，工作起来困难颇多。这时人们忽然想起了“立法委员”丹增当居，觉得请他出山当翻译可救燃眉之急。不料想，翻了几次话他便露了馅，解放军说开会，他翻译成议事；解放军说群众，他翻译成民众；解放军说首长，他翻译成长官；解放军说领导，他翻译成老爷；解放军说人民军队，他翻译成国军……一下暴露了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。

上面说的这个故事，也可以叫做一则政治笑话，它反映了辛亥革命以来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，汉民族、其他民族和藏民族的关系以及藏民族内部的关系，思想隽永，内涵深邃，很值得玩味。选进这部书中的文章，或以故事为中心，或用故事做铺垫，或以故事作背景，或用故事来穿插，大部分都包含一个到几个不同内容的故事。如果说特点，这大约是本书的一个特点。故事是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斗争中产生的，它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意愿、喜怒哀乐、前途命运；只有深挖故事，写好故事，才能深刻反映时代精神和群众愿望，也才能使人民群众光采照人般地站立起来，跃然纸上。长期在藏工作、生活过的同志，离开西藏后的共同感受是难忘西藏。究竟难忘什么？我觉得首先是难忘西藏的父老乡亲，那成千上万有血有肉、感情深厚的西藏人民。散文应当怎样写？现如今文学界众说纷纭，但有一个基本点是共同的，就是必须有真情实感，我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。

西藏民族是一个极喜欢讲故事的民族，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遍布西藏大地，成为东方的伊利亚特和一个个活着的荷马。藏族有一部不朽著作叫《尸语的故事》，也叫《说不完的故事》。我相信西藏有说不完的故事，西藏人民会把这些故事一个接一个地讲下去。

感谢西藏人民出版社诸位同志编印了这本书,并将它作为一份薄礼敬献给西藏和平解放 50 周年。

李文珊

2000 年 7 月末写于北戴河

目 录

- 1 代序言

第一辑 雪崩年代

- 3 血海怒
30 拜日仓
45 结巴乡朗生互助组
72 被鞭子赶出国境的人
79 开天辟地第一犁
87 当年鏖战急
97 人间沧桑话准巴
107 “预言天书”的破产
110 在封建农奴制度的废墟上

第二辑 末代农奴

- 121 牧奴阿布当了委员
126 海螺

- 130 仁增旺杰
138 粮食问题
145 “柱子”
158 农奴的知心人
169 乡长的故事
176 杀牛人的女儿
189 有福气的女英雄
195 索朗扎西的搬迁
200 替一个县委书记写的日记
207 采宝人
212 “商官”
218 草原好铁匠
222 雪山“鸿雁”

第三辑 高原情结

- 229 从太原到拉萨
233 我所认识的群典
237 婚事风波
242 看新房
246 今昔马及墩

250	沿着喜马拉雅的“脊背”旅行
255	西藏的东南角
258	一幅照片的遐想
261	格巴桑布
267	心潮起伏忆当年
277	一场革命
279	珍贵的会见
281	“哑人”之忆

第一辑

雪崩年代

血 海 怒

山高沟深的列麦，阴霾四起，暗无天日。

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，在一块田地上灌溉庄稼。

这是一片沿河靠路的田地，约有五六十克^①大，也比较平整，只是满地都长了马兰草。一小块、一小块接近枯黄的青稞苗儿，被霸道的马兰草包围着，像是方桌上摆了许多茶碗；水渠也好似长虫、蚯蚓，随着椭圆形的地块弯来绕去。

浇地的女人赤着双脚，一会儿到浇不上水的地方挖沟，一会儿又到低洼积水的地方铲土挡水。忽然，她觉得脚底下的泥水里有件东西，便弯腰把它抓出来，原来是一只锈得发了绿的铜耳环。她拿着这只铜耳环，在盖不住膝盖的破褶裙子上擦拭几下，然后装进了怀里。

这时，列麦岗上扬起了尘土，有一行人马从那里跑了过来。浇地的女人赶紧躬身、低头躲避着，等这些人飞跑过去，她才直起腰来偷偷看了一眼。那骑着高头大马、耀武扬威的男人是雪觉沃玛家的大少爷雪觉沃玛·朗杰，虽然已经过去很远，但戴在他左耳朵上的金耳环还闪着光亮。另外几个骑马人，是雪觉沃玛家的亲信佣人和保镖，也都是穿绸裹缎，气势汹汹，他们前呼后拥地簇拥着朗杰，向着加玉方向驰去。

^① 克：一克相当于一亩。

阴沉沉的天气，叫人憋闷的难受，但朗杰的心情却是少有的好。“咯嗒咯嗒”的马蹄声，使他沉浸在难以抑制的欢乐中……

1940年，十四世达赖喇嘛“坐床”，达赖的父母由青海省湟中县迁到拉萨，被封为“尧西达孜”，立刻成了西藏的大贵族。为了向“神王”的父母讨好，政教合一、僧侣贵族专政的西藏地方政府，把加玉地区册封给“尧西达孜”，作为他们的世袭领地。扁平三角形的加玉地区范围很大：东起边陲准巴，西至列麦，约有一百四五十里长；南到江姆，从北到南，也有六七十里宽。它拥有一百五十多个大小村庄，一千零六十多户、三千五百八十多名农奴，七千五百多克土地和近两万头（只）牲畜。过去，这个地区归西藏地方政府下属隆子宗^①管辖，叫作“加玉谿卡”^②，贵族“尧西达孜”得到了它，就千方百计抬高它的地位，以便和势力强大的隆子宗抗衡。他们擅自把加玉谿卡升为加玉宗，并由他们直接委派宗本^③。列麦的雪觉沃玛，历来是加玉谿卡的下属，还担任着世袭佐扎^④和世袭根保^⑤。尽管这个全家只有五口人的小贵族，已经占有二百五十多克土地，近千头（只）牲畜和好几座楼房；拥有二十五个奴隶，还雇着六个长工，但协助宗本处理一切事务的堂堂佐扎，只掌管列麦岗一个庄园，权势未免太小。因此，他们大有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的感慨。现在，有了“尧西达孜”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大靠山，加玉谿卡升成了宗，水涨船高，雪觉沃玛还能不捞一把吗？

在加玉宗举行的佐扎和根保联席会议，没有使朗杰失望。会议决定，加玉宗下设十八个“丁卡”^⑥，雪觉沃玛除继续掌管“列麦丁卡”，宗本又把紧靠列麦的“仙居丁卡”划归他来管辖。一下子增加

① 宗：类似县。

② 谿卡：封建庄园。

③ 宗本：宗的首脑，类似县长。

④ 佐扎：与宗本合作办事的豪绅。

⑤ 根保：小头人。

⑥ 丁卡：谿卡所管辖的范围为若干丁，丁所管辖的地方称为丁卡，其头目即是根保。

了二十多户农奴和二百六十多克差地，真把朗杰高兴得手舞足蹈。会议一散，他就跃马扬鞭返回列麦。

但使他大为不快的是，他的金耳环在得意忘形之中丢掉了，派人四处找了几天，毫无所获。

不久，朗杰听人说桑钦寺的女奴隶梅朵卓玛拣到一个耳环。他翻起黄眼珠子一想：“不错，那天我去加玉，她正在大路边的地里灌水，一定是她，哼！一定是她！”立刻就差人拿上绳子，去捆梅朵卓玛。按西藏地方政府的规定，贵族和官家，不论大小，都无权处理寺院的奴隶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压迫农奴这一点上，农奴主之间是不会有分岐的。而且桑钦寺的强佐^①、外号叫“蝎子”的罗桑次准就是他的亲舅舅，强佐又是直接管寺院奴隶的头人。刚刚荣升加玉宗世袭佐扎的大外甥要抓梅朵卓玛，舅舅能不帮忙吗？

飞来横祸落在梅朵卓玛头上，走进雪觉沃玛家的楼院，迎接她的就是一顿殴打。朗杰发着狞笑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不说真话，就是对‘万能全知的菩萨’不忠诚。这是用鲜血来考验你。快把金耳环交出来！”梅朵卓玛痛哭着，拿出那只锈得发了绿的铜耳环给朗杰看，朗杰根本不信，一口咬定金耳环不仅是她拣的，而且是她有意偷的！除了自己的身影一无所有的奴隶，就是要了她的命，也拿不出一只金耳环呵！朗杰又命令他的狗腿子，把梅朵卓玛按倒在地，用棍子狠打，直打得她一块一块往下掉肉，然后，又给她戴上手铐、脚镣，关进楼下的监狱。46岁的梅朵卓玛，经不起这残酷的迫害，没有多久便含冤而死。

梅朵卓玛之死，使许多农奴义愤填膺。一天，青年奴隶遵珠，扔下手里的活路逃跑了。

遵珠原是官家隆子宗下属德吉林谿卡的奴隶。不久前，隆子宗把他转让给加玉宗，他才又成了雪觉沃玛管辖下的人。他的逃

^① 强佐：寺院的大管家。

跑，真是一件有损雪觉沃玛家“尊严”的事，更何况又是发生在他们刚刚得势之后。朗杰派人到错那宗的伦布地方，把躲在那里的遵珠绑了回来，按照他那“不杀山羊，绵羊不会发抖”的逻辑，恶狠狠地对手下人说：“羊子有毛就拔毛，对没有毛的鱼就给我一块一块划肉吃！”喽罗们心领神会，立即把身无半钱藏银的遵珠拖出去打了个半死。打过之后，朗杰又把奴隶和小差巴们召集起来，出人预料的当众宣布：对遵珠实行两个月的“流放”！

朗杰的这项决定，虽说是史无前例，闻所未闻，但也并没有什么奇怪。他们管辖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的天下；他们说什么，什么也就是“法律”。20世纪初，列麦岗有六七户农奴害了一种传染病，他的父亲、老佐扎洛桑旦巴，就把那些农奴赶到隆子河彼岸一个叫“穷古厦”的破房子里，让这些人“与世隔绝”，结果房子倒塌，大小几十口全部丧命。今天，“流放”一个年轻的奴隶，又能算作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？！

于是，遵珠被“流放”到雪觉沃玛的新领地仙居村。白天，他在世袭佐扎的“自营地”上干活，由领种差地的差巴们轮流管饭；夜晚，就将他关进一间地牢，用黑牛毛绳子把他捆住，还要在绳结上打火漆、盖印章。两个月过去了，朗杰宣布流放期满，但同时宣布了新的决定，遵珠将成为雪觉沃玛家的终身奴隶。

如果说，20世纪40年代是小贵族雪觉沃玛凭借“尧西达孜”这个大靠山横行霸道、扶摇直上的“兴旺”时期，那么，对其他统治阶级来说，这一时期同样也是他们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在距离列麦岗不远的伦嘎村，另一个世袭佐扎德吉林·罗桑单增，正在喜气洋洋地大摆筵席，热烈而隆重地举行婚礼。

今天，德吉^①林这个古老而巨大的庄园，真成了“幸福园”！高朋满座，宾客如云，音乐声、喧哗声响成一片。亲信、佣人们跑来跑

^① 德吉：意为幸福。